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一般的批评方法,也不是一般的批评模式,而是包括了很多批评方法、很多批评模式的一种开放性的包容性的批评体系

#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独特魅力

□刘安海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确实非常重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也非常重视文学艺术本身的审美特征。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断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是社会历史批评或美学文学批评。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究竟是一种什么批评呢?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已然构成了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批评体系。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广义的文学批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在解释作品的意义和评价作品的质量,而且包含其他非常丰富的内容。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实践来说,他们除了对《弗兰茨·冯·济金根》《城市姑娘》《旧人与新人》等作品和相关作家进行了批评外,还有对“真正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对文学批评标准的论述、对现实主义问题的阐发、对“席勒式”和“莎士比亚化”的界定、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个性化要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质的规定、对悲剧冲突和悲剧精神的探讨、对文学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的揭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象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没有哪一种文学批评能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

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呢?如前所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范畴,它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也包括列宁、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拉法格、梅林、葛兰西、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蔡特金、毛泽东、瞿秋白、鲁迅、周扬、冯雪峰、胡风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同时还包括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马克思、恩格斯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各自的批评实践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范例做出了榜样,另一方面提出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系列的理念、思想、原则、标准和方法,构建起了自己的批评体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一般的批评方法,也不是一般的批评模式,而是包括了很多批评方法、很多批评模式的一种开放性的包容性的批评体系。

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看作体系,是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包含有各种不同的批评方法、批评模式,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的。众所周知,19世纪40年代以降,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学美学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变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的,同时又是它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艺术的观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作为思想指导来观察的,从来不是就文学艺术论文学艺术。

其次,支配、决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文学批评史上的任何批评都有支配、决定该批评的文学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构成的。经济基础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和决定,由所有制形式下、社会条件下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共同构成。上层建筑中有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属于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之一,它为经济基础所决定;与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相比,文学艺术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离社会的经济基础最远,有

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文学艺术具有审美性,其创作要符合美的规律、美的尺度。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特别注重文学艺术的特殊性。马克思在把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进行比较时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正因为人能够按照并把美的规律作为内在的尺度运用于艺术美的创造当中,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都把美看作是文学艺术所具有的本质的特征与规律。马克思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花了相当的篇幅称赞《弗兰茨·冯·济金根》的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强烈地感动了我”,“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恩格斯在评价谷兹科夫的剧作《马里诺·法利埃里》时直接用到“艺术美”这个概念。恩格斯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说当时“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称赞剧本“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对话写得生动活泼”。恩格斯在写给敏·考茨基的信中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地把它指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恩格斯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要求文学艺术作品应该努力做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活性、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是非常重视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特性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至少包含了以下一些批评模式:

**社会批评模式** 这种批评模式建基于文学艺术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要求文学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关系,要求所创作的作品能够做到“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社会批评模式,注重文学艺术同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并且把文学艺术反映和表现社会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作为批评的标尺之一;强调文学批评必须联系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对社会历史反映的深度和广度,坚持社会—史学的批评原则。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考茨基、哈克奈斯的批评,还是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批评,亦或毛泽东、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可以说都坚持了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都把作家作品放进历史环境中进行阐释和评价。

**政治批评模式** 这种批评模式把文学艺术看作社会的上层建筑,一方面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产生,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和作用;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在革命时期是整个武装斗争中的重要的一翼,要求文学艺术作品具有政治的思想的倾向性。

**意识形态批评模式** 这种批评模式认为不管主观上承认还是不承认,文学批评总是站在一定阶级、政党的立

场上以该阶级、该政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并且在注意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深刻联系的基础上,对作品所表现和所包含的社会意识形态价值作出评价和判断。同时,这种批评模式还注意文学艺术作品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文学艺术是属于意识形态中离经济基础最远的思想领域,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作用于它,它又可以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不过比较而言,政治这种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作用更加明显,而文学对政治的作用则要间接一些,迟缓一些。

**美学批评模式** 这种批评模式在肯定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普遍性的前提下,又特别强调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划分为四种:哲学方式、艺术方式、宗教方式、实践—精神方式。艺术对于世界的掌握是不同于其他三种方式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正是这种特殊的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充分注意到了文学作品的美学批评。

总而言之,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归结为社会学的批评,甚至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看作社会历史批评的一个支派,这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际的错误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归结为美学批评和史学批评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而不是别的什么批评。

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看作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一方面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放到它真正应该占有的客观的地位,而不至于被贬低到社会历史批评的一个支派,也不至于被缩小到美学批评史学批评那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另一方面可以理直气壮地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当作我们文学批评的指南,使文学批评能够有马克思主义方向、原则、标准和方法。当今世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革命和建设指南的理论基础,当作行动指南的理论基础;二是视马克思主义为众多学说当中的一种,并且予以认真的研究;三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部分的修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四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五是学习研究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文学批评界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态度大致和这种情形差不了多少。这些年来,文学批评界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乱象,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的思想、标准、原则、方法。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的那些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和抄袭模仿、千篇一律以及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问题之所以存在,那些迷失方向的、低俗的、表现欲望和单纯感官娱乐等现象之所以存在,应该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文学创作者、文学批评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所以,今天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 当代文艺批评透视

性、描述性内容过多,理论阐释稍显不足,以及西方理论介入痕迹过于明显等问题较为突出;而多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展开深入挖掘,并回到艺术本体问题的讨论中,则是青年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急待重视和加强的环节。总而言之,先后三届青年论坛的成功举行,在造成学界影响的同时,也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有理由相信,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全国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将会继续坚持下去,真正成为具有品牌效应和学术价值的艺术学理论高地。(赵 笈)

# 为青年艺术学学者构建多元交流的学术平台

近日,第三届全国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在南京举行。活动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联合承办单位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王一川、仲呈祥、王廷信、尹吉男、李新凤、周宪、夏燕靖等专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共同出席。

与会青年学者,就论坛的三个主题“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理构建与新视阈拓展”、“中外经典艺术理论的挖掘

与研究”、“艺术史的存在形式与艺术史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整体看来,本届论坛上涌现的青年学者具备敏锐且广泛的学术视角,在新方法的介入和尝试上既具有勇气,又能够细腻的对其掌控和把握,表现出了充分的学术实力,是构建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多元性发展空间与自主性体系的生力军。从学科角度看,艺术学理论学科已逐渐摆脱了以往一些无谓的争论,真正进入到学术研究的状态当中。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青年学者在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不成熟之处,例如论文和发言中的介绍是不愿意去写小说的。

1959年,《老三姐》在《人民文学》发表后,邵荃麟、张光年找到他,认为革命老同志能写作品的人不多,希望他能写下去,并动员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马识途不乐意,他愿意做的依然是革命工作。是邵荃麟说动了,他,“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此后,《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革命题材文学作品相继发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中对人性的挖掘和书写还让他一度遭受批判。不过,就像他自己说的,在离休之后,他才成了“专业作家”,有了大把的时间搞创作。说到这里,马识途总觉得遗憾,觉得没有可以传世的作品。

文学作品终究还是要留给历史去评说,同行者或许很难给出真正客观的评价。对自己的作品,马识途说一本都不满意,他总是说自己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我所经历过的20世纪,所看到的、经历过、经历过故事非常多,都可以变成很好的作品,许多作家都没有这么丰富的经历。而且我在西南联大学了4年如何写小说,也有写东西的本事了。但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写。一直到后来,年纪大了,现在虽然有时间写,但创作高峰已经过去了。虽然脑子里还有大量的故事和素材,但拿不出来。本来我应该写一本传世之作,但是我一本传世之作也没有。不惭愧地说,我是个革命家,要说文学家只能算是革命文

学家,为宣传革命写了一些东西。”

**智者马识途:“我们的文学假若没有一种很高的思想,这是有问题的”**

如今,这位已逾百岁的老人安居成都家中,院子里绿树葱茏,太阳再大也只透下丝缕,看得出是有些年岁的。每天,他作息规律,时间大都用在阅读和创作上,说起现在的文学并不陌生。我提到的报刊、人物,甚至文章题目,他都基本知晓,有些还知道是在哪家报纸上刊登的。他用iPad、用电脑打字,对网络文学也有自己的看法。这让我有点儿吃惊,便会想,如果自己能活到100岁,是不大可能像他这样与时俱进了。

马老拿起书桌上的的一份报纸,指着副刊上的一篇文章说,这个就还还可以嘛,有真感情嘛。谈起当下的文学,他觉得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文学的低俗化、媚俗化倾向就不太好,金钱似乎成了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尺。文学评论文章也不少,是在评论作品,但好像没人敢真正谈问题,谈问题的也不说透彻。马识途还很关注网络文学,他希望文学界积极发声,引导网络文学,因为有些网络文学的内容被金钱所裹挟,很难写出真正的好作品。“网络文学不是这个路子啊,可惜那些青年了,本来能写出好的东西的。我们要引导他们往好的路上走,多写点儿好的作品。批评也要敢于发出声音。”

今年是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

王彬的文艺理论专著将传统的“红学”研究,与现代叙事学实践进行了成功的接轨,在对待传统的小说研究方面,作者不仅没有抛弃以往学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予以了承前启后发扬光大。在运用叙事学等新的理论方法方面,作者没有照搬西方理论去套用中国文本,而是针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特点有的放矢灵活运用。《红楼梦叙事》的主要研究对象虽然是《红楼梦》,但在分析过程中凭借着作者对古典小说深厚的学识,旁征博引举一反三,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等有代表性的文本都作了精妙的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一整套有系统的“中国叙事”研究。因此可以说《红楼梦叙事》实质是一本以《红楼梦》为载体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研究,或者说是一部凸显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特征的理论著作。

二

在对叙述者的分析中,《红楼梦叙事》下了很大的工夫,因为在叙述者的运用方面,《红楼梦》较之其他古典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正是《红楼梦》独具匠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红楼梦》不是简单的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事,而是虚构了一系列的叙述者和转述者,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叙述集团”,即:1.“顽石”(自称“蠢物”);2.空空道人,手稿的抄录者;3.吴玉峰,改《情僧录》为《红楼梦》;4.孔梅溪,改书题为《风月宝鉴》5.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6.脂砚斋,抄阅、再评,复改回书名《石头记》。

这种复杂的叙述方式,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实在是不多见的,甚至都有几分接近所谓的“后现代叙事”了。这样的叙述集团,从单一解构为复杂,王彬认为,为对叙述者的解放提供了一条通道。小说形态的发展与变化,归根结底是叙述者的变化。王彬认为,叙述者形态发生了变化,其文本必然发生变化。以叙述者做切口从而颠覆小说的叙述模式,是作家的基本手段,这是一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真理。

在分析《红楼梦》叙述结构的基础上,王彬进而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其他古典小说相对比,分析了《红楼梦》在从传统的“拟书场格局”向文人化写作过渡的文本特征,他指出《红楼梦》中的超叙述者虽然在总体上依然没有摆脱“拟书场格局”,但又与传统的“拟书场格局”不同,让“顽石”以“按语”的形式显身出现,这对于传统的“拟书场格局”是一重大突破。《红楼梦》在白话小说的叙述模式中引进了文言小说的超叙述结构,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

《红楼梦叙事》从叙述者出发,对《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以及续写问题,进行了现代阐释,这在《红楼梦》研究中是一个突破。尤其是在后四十回的“续写”问题上,书中以大量坚实的文本分析得出结论:后四十回为高鹗续写无疑,因为高鹗根本就没弄懂“顽石”作为叙述者在《红楼梦》中的作用,不仅将原有的顽石自述删略干净,而且在他续补的后四十回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三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样式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学被边缘化了。但是,有一点应该指出,分析中国小说的叙事经验,传统小说的叙事经验十分重要,从中梳理出中国的叙事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紧迫的历史性课题。

为此,有人提出“中西转化”,也有人提出“古今转化”,核心是“本土话语”的建构问题。《红楼梦叙事》正是这个语境下的优秀产物。《红楼梦叙事》在吸收传统“红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现代叙事学的方法,对《红楼梦》的文本做了深邃、精微分析,进而以《红楼梦》为载体,游弋于叙述语与转述语,叙述者、叙事动力、话语漫溢等范畴,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新观念与新方法。

其中,“动力元”与“漫溢话语”,是对叙事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创新。西语 theme 在汉语中译为主题,而 motif 则被译作母题,然而 theme 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汉语语境中的所谓“主题思想”,而 motif 更兼有动力、动机之意。母题是情节的最小单位,其直接构成了故事与人物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把 motif 译为“动力元”应该说是更为贴切的。“动力元”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叙述者动力元”,即由叙述者出面讲述来推动情节;另一种是“人物动力元”,即叙述者隐退,由文本中的人物来推动情节发展。这与格雷马斯所谓的“施动者”有某些类似的地方。《红楼梦叙事》以“动力元”来分析古典小说的故事与叙事,我们看清了“中国叙事”中的经络。在小说的观念上,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传统中,小说并不是单纯讲故事,往往伴随话语漫溢,《红楼梦叙事》指出,“漫溢话语”不仅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成为衡量一部小说“文学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为文学是语言的一种自觉,而“漫溢话语”则是这种语言自觉过程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可以说,《红楼梦叙事》对“漫溢话语”现象的发现,弥补了西方经典叙述学的一个重要缺失,从而更逼近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所在。可以说“漫溢话语”是考察小说“文学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对研究《红楼梦》是必要的,对现代小说的研究更有着重要意义。张爱玲的小说为什么好看?钱锺书的《围城》为什么让人感到妙语连珠?还不是因为他们的叙述话语会时不时地从故事中“漫溢”出来,而极尽“奢华”!

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和记录者,马识途对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觉得,现在这类题材还没有特别经典伟大的作品,挖掘战争的复杂性和战争中的人性,在他看来至关重要。他说,我深深感受到,现在有些东西写的是假的,根本没有那回事,(他们)根本不知道抗战对中国人民多么重要。所以才会出现戏说抗战的雷剧、神剧,抗战不是简单的说我要抗战,就胜利了。内外部的矛盾、斗争都非常复杂、激烈。现在的抗战文艺作品没有真正反映抗战的复杂,作家没有真正经历、研究过抗战,知之太少,所以才写不好。在他眼中,当代中国有许多需要表现、描写的人物,好的作品应该从思想上推动人类进步,影响世道人心。“我们的文学假若没有一种很高的思想,这是有问题的。”

历经风云,却不忘初心,终归于极简与至真。在他回忆起出生入死、起起落落的往昔时,我看到的是历史、是信仰,却不单单是对历史和历史中自己的追潮。那是一个人走过整个20世纪后的记录和思考,其中,深藏着一个国家百年来的挣扎与奋起。问起他去年制定的“五年计划”进行得怎样,老人认真地告诉我,没有食言,正在写《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写了5类人,分别是家人、名人、洋人、文人和凡人,都是这辈子怎么也忘不掉的人。是啊,历史、方向、胜利,这些无法称量的关键词,也终究是要由每个时代的那些人去承担和推动吧。

# 建构中国叙事话语的尝试

□藏策